

大學新鮮人：「做什麼像什麼」

瀛苑副刊

在四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的三版上，讀到專訪王丹的一篇特寫，這位受到全球關注的年輕人，深切了解在美國這麼一個自由氣氛下，他要做的，不是把自己當成「政治明星」，而是首先要充實自己，這真是深獲我心的決定。

專訪中，這位北大的學生豪氣萬千地自許：「我有一個要做北大校長的夢想，我打算先去哈佛攻博士，再回北大。」

今年的五月四日，是北大百年校慶，百年北大有過這麼多影響深遠的校長，如蔡元培、蔣夢麟、胡適，下一世紀，北大真會出現一位叫王丹的校長嗎？

實現夢想的先決條件，就是當王丹進入美國學府時，他必先要完全放棄「民運領袖」的光環，專心做一個平凡而又苦讀的學生。圖書館中的深夜苦讀，遠比在天安門廣場吶喊來得寂寞與乏味。

「做什麼像什麼」這句片語，不僅決定王丹的夢想，也決定了臺灣每年初進大學新鮮人的前途。

當前的臺灣社會，出現了太多令人惋惜的做什麼，「不像」什麼的現象，這種角色混淆的惡性示範正持續擴散：

(一) 做父母的不像父母：有了子女，養而不教，產生了多少可怕的悲劇。

(二) 做公僕的不像公僕：一些官員不謀公利，只講私利。

(三) 做教師的不像教師：部分教師對自己的收入及利益過分計較，對教課與學生則馬虎敷衍。

(四) 做醫生的不像醫生：缺乏醫德的，一心不在治病，而想從病患獲取不當的收入。

在美國這種高度開放社會，每一個職位都有強烈的競爭，在紅蘿蔔的誘因與棒子的壓力下，使得每個人不得不全力以赴做好擔任的角色——從清潔工、大學校長到政府首長。

市場經濟體系下，財富在鼓舞一個人去變成最優秀的球員、演員、律師、企業家……

另一面也有「大愛」的傳統，使無數人民投入各種公益活動。美國前總統卡特為窮人造房子時，換上工裝，就變成了一個充滿愛心的木匠，有人揶揄卡特：「做總統時不像總統，做木匠時則像木匠。」

社會愈開放，就愈容易出現「行行出狀元」的繽紛世界，「行行出狀元」正是對「做什麼像什麼」的肯定。

臺灣的功利社會中也展現了文化的生機：舞蹈如林懷民，雕刻如朱銘，攝影如柯錫杰，書法如董陽孜。這些人的成就，正給年輕人一個重要的啟示：只要有先天的才情與後天的專注，再冷門的事業，只要是頂尖，照樣可以贏得尊敬。

對正要跨進大門之門的青年朋友，我的叮嚀是：做學生就要像學生。做學生的最大責任就是專心地學習——學習對知識吸取的熱情，學習對獨立思考的執著，學習對社會大愛的推動。

大學生自己的志趣與抱負應是選系的決定性因素。只要自己優秀，再冷門的科系也就能不冷門；如果自己平庸，再熱門的科系也就不熱門。

我一直擔心有些學生，不專心做學生，而嚮往要做「學生領袖」，除了極少數的例外，「學生領袖」的結果常常是：在學校中，沒有做得像學生；出了校門，也就沒有變成領袖。

美國校園中的明星球員是學生們的英雄，媒體的寵兒，可惜他們沒有時間做學生。幾年後不再是「明星」時，其遭遇常常令人感嘆。

社會上也有一些各行各業的領袖，發現「書到用時方恨少」，再回到學校，變成「領袖學生」（教育部在推動的終身教育值得喝采）。這種領袖學生的重拾書包，與校園中鮮明的警惕。

對一個認真學習的大學生，我的建議是：四分之三的時間投入研讀，其餘的時間結交一些不同的系的好朋友；設法在專攻的科系中，找出一至二位傑出的教授做自己學習的榜樣，同時也要養成運動及參與公益活動的習慣。

異性朋友可以交，課外活動也應當選擇性地參加，但都宜淺嘗即止。忙完課業後，一個可愛的安排是：週末約幾位朋友去聽演講，或看展覽，或參加公益活動，然後在文化沙龍小聚，相互腦力激盪。這不正是大多數牛津與哈佛學生們的寫照？

大學四年是讀書的黃金年華，來日的成就，要在此時奠基；來日的夢想，要在此時起步。

莎士比亞寫過：「不要恐懼追求偉大。」在牢中度過了七年的北大學生王丹，到了自由的美國，立志要做北大的校長。不論臺灣的大學生立志要做另一個李遠哲或張忠謀，最重要的是，要記住：「當你進入大學時，做什麼像什麼」。

（編按：本文轉載自天下雜誌。）